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後水滸傳  
第二十五回 黑瘋子氣憤憤怪人輕 許蕙娘鐵錚錚守節義

話說袁武、孫本、馬靄各自說明，不勝快活，齊上白雲山來。袁武即使人抄小路飛報王摩。三人一路說說笑笑，到入寨來，鄭天佑、爻動忙出來迎接，到廳相見。鄭天佑、爻動與孫本細敘想慕之意，馬靄只兩眼瞅著。二人正未敘完，小校來報：「大頭領入寨。」袁武、鄭天佑、爻動出廳迎人，便指說道：「這位是孫哥哥。」王摩滿面是笑，上前相見道：「節級好名，不得會面，若不犯事救來，怎得到此！只今便做個寨主，山上有光。」遂來納孫本上坐。孫本忙謙說道：「念孫本下吏，蒙列位見愛，受惠實多。不幸屈陷到此，已是無家可歸，若蒙不棄，效力足矣，焉敢僭坐！」鄭天佑、爻動也來尊孫本坐首位。馬靄見了，急得暴跳，大聲發話道：「孫本便有好名，灑家便沒好名！恁地烏瞎躲著沒光彩，還到焦山去！」說罷，提著板刀，搶出外去。孫本見馬靄性急怪人，忙棄了眾人，一徑來趕。王摩、鄭天佑、爻動忽見這黑漢出言粗惡犯人，遂一齊惱怒道：「這黑廝是孫節級怎麼人，敢來衝犯？莫待他凶形，便小覷俺們。只索趕上，拚個高低！」遂一齊要趕，袁武忙攔定道：「孫本若不是他相救，險些喪命。他與王頭領暗地相識，一團義氣，受了虧苦，正要報他好情分。因見你三人只與孫本交談，他是粗直性暴，不知委曲，只說你三人將他輕慢別去。如今快去接他上山拜結。」王摩聽不明白。不勝焦躁道：「王摩在那裡同他暗識？為王摩受恁虧苦？休得亂說！若有恁般，情願讓他首位。」袁武遂將馬靄並楊么始末說出，道：「原來這楊么便是當今傳說的小陽春。」三人聽得，大驚大喜道：「曩來沒處訪尋救楊么的人，今又救了孫本，實是萬千情義。快留入寨結弟兄，險不錯怪了他！」遂一齊來趕。

此時馬靄早已氣轟轟奔下山崗，孫本在後趕著，攔腰拖住道：「我孫本九死一生，得虧救來，正要結為生死弟兄，怎倒要分開別去，恁般輕易怪人？」馬靄道：「兀誰怪節級？只他大刺刺不當人，馬靄怎熱臉投冷臉覷他！」孫本笑道：「這是你性急錯疑，初來乍會，少不得分親疏敘過寒暄。敘及緣由，自然敬尊。」馬靄道：「恁個親疏？」孫本道：「我與袁武久結，袁武在他們面前稱久。今日見面，自然先向我敘話。你與他們從不提起你的義氣好處，我與袁武尚不曾說出，他們如何曉得？豈不是你錯怪了人！」馬靄聽了，便不言語。孫本道：「你今明白了，可同我上山去。」馬靄道：「黑瘋子實不知道理，錯怪他冷臉。只今恁地將笑臉去見他。」孫本見四人一齊下山，便說道：「他們四個弟兄，來迎接你了。」馬靄道：「他怎轉陽接馬靄？的是接節級。」孫本道：「這是袁武將你好處說出，特來賠話，請你上山。」馬靄道：「節級兀是代替撒謊。」四人早已走到，各笑嘻嘻向馬靄賠話道：「若不是袁哥哥說出，恁好情義，俺弟兄們做夢也不曉得。快請上山，共聚大義！」

馬靄見是果然，一時快活，同入廳堂。王摩便遜馬靄道：「俺們自到山來，還沒個大頭領，至今空看著首位。前日聞得楊么毀碎俺形圖，實有好俠氣，俺弟兄們雖不曾見他，卻想要他來做寨主，已使人去尋訪。今日才知他便是有名的楚地小陽春。又訪不出為王摩救楊么去的豪傑來，十分納悶，十分想念。今又救了孫節級哥哥，便與楊么一般的人。即今請坐第一把交椅，休得推卻。」馬靄聽得心窩裡沒是處。道：「王摩哥哥休恁磨折。」遂將射妖蜃、救娘事說出，道：「煞是在心，只今情願結個弟兄。黑瘋子有粗沒文，蠢性怪鳥般直，休說做寨主，沒得笑破。可知江湖上恁嚕，不是楊么哥哥，便是王摩哥哥做寨主。」王摩道：「俺今正要問楊么的面貌可與俺廝像。你是必見來，可果廝像麼？」馬靄道：「那夜楊么被夥村牛欺負，馬靄趕救別去，在黑地沒曾看認。」袁武上前說道：「馬靄說話，果是不差。還是王摩權做寨主，休得再遜。即今黃道吉日，我等六人可祭告天地，聚結弟兄。」遂吩咐宰殺牛馬，堂中結彩鋪張，不一時齊備。六人共拜天地，結同生死。這是白雲山六雄小結義。結義完，便大開筵席，東首是王摩、孫本、鄭天佑三席；西首是袁武、馬靄、爻動三席。六人坐定，一時間山寨中吹動樂器，酒到肴來，十分豐盛。怎見得？但見：

笙簧疊奏，水陸具陳。笙簧疊奏，雖按宮商，吹出百般新調；水陸具陳，少見珍饈，搬來一陳腥羶。野的兕獐、麝、鹿、兔，半熟半生；家的是犬、馬、牛、羊，帶毛帶血。手指作箸，大塊撕來咬嚼；沙碗當杯，一氣吃乾咽啖。談論的，不過是除姦殺佞；講究的，無非是理枉伸冤。這邊叫弟猜拳，那裡呼兄豁指。天上稱為星煞，人間指說魔君。直吃得東倒西歪，那時方才告止。

眾人豪飲間，馬靄將焦山五個弟兄說來。眾人聽了大喜，道：「若得這幾個弟兄合在一處，才得遂心。」直吃到半夜，各自安歇。

到了次日，齊向孫本犯罪緣故，並家內事情。孫本細細說述道：「家中止有蕙娘母子，並沒下人，如今只索休想。」眾人聽了，十分惱恨道：「日後必與哥哥報仇，殺這兩人。大嫂母子在家清苦，如今使人悄悄去接她母子上山，與哥哥同在一處，免得掛念。」孫本聽了，感激道：「蒙列位念及孫本妻兒，不勝知感。但孫本曩來遭逢不遇，因循吏卒，實非本願。今幸脫死，又蒙結義，名雖不正，若能秉義行仁，亦不失本來面目，做番事業。今在未定之時，豈為妻室分心。若有機緣，再生較算。」袁武聽了大喜，道：「孫哥哥言語，人不可及。」當不得王摩、鄭天佑、爻動再三相勸，要接蕙娘母子上山。袁武道：「孫哥哥莫拂了眾弟兄情分。依我主意，且捎個平安書信，備些金銀與大嫂母子過活。日後算計接來，未為不可。」孫本應允，便寫了一紙家書，王摩將金銀並書打發鄭天佑，臨行，又囑兼訪楊么。鄭天佑領命而去。

如今將孫本家中的事，慢慢說來，這董敬泉，當日同夏不求商議，托了薄情、巫義沿路謀死孫本。見孫本去後，董敬泉便要急娶許蕙娘來家。夏不求阻說道：「孫本出門不久，還沒信來，這塊羊肉少不得是員外口中食，且冷些時計較。」董敬泉只得忍住。又過了多日，卻忍不住，一時煩躁起來，夏不求只說且緩。董敬泉便作怒道：「你好自在性兒！全不知俺欲動，燒著心兒裡癢癢的，盼望不得早來，怎說這寬脾沒力話，可不悶人！」夏不求見他發惱，只得暗自籌算了半晌，遂笑嘻嘻說道：「要娶蕙娘，除非如此恁般。」董敬泉聽了，方才大喜，即一面先著人到府前去，一面叫夏不求行事。

過了一日，夏不求便走到孫本這條街上來。夏不求比往日大不相同，十分體面：身上穿件皂色細絹直裰，裡面露出一件玫瑰紫的夾襖；腳下腿繡護膝，油墩布窄筒襪，套著一雙彈子頭青綢鞋兒；頭上新攏頭，戴著一頂西絨時樣栗色平頂小帽兒，刷抹得精光如洗。這一套衣服，俱是董敬泉做與他同織錦成親的。他一羸躲在家中，如今算害了孫本，正要出來做人，今日走到這條街上來，有個誇榮耀裡的意思。便大搖大擺，一身輕骨頭沒得四兩重，見了熟人，便拱手過去。街坊人忽見他這個模樣，盡皆指指搵搵的罵他。

夏不求走到孫家門首一看，只見雙門緊閉，石上苔青，非復舊時模樣。夏不求看了半響，沒處通信。因看著對門是個賣點食的鋪面，他一羸抱了小哥在他家買的，遂走上階頭，叫聲：「宋阿公，一羸生意好麼，可還認得我了？」那老兒正低著頭數串錢鈔，忽聽見有人叫他，忙抬頭一認，道：「你是害孫家的黑兒，我怎麼不認得？」夏不求道：「阿公休恁般說，他自己犯拙了事。相公做主，我也一時悔不過來。只不知他家許蕙娘母子近日怎的過活，我方在府前走過，聞了一信，欲要進去說知，也恐似阿公恁般說我，只好在此等他家奶媽出來，說知便了。」那老兒見他言語不遜，便氣忿忿正要發作他一場，卻聽見說出有什麼信，只得忍住道：「你的舊主母同著小哥在家十分清苦，終日變賣物件，先前還可支持，如今只針指度日。若有事情，只叫小哥開門叫我。自從你舊主人去後，只除我出入，再沒別人；故此，兩扇門一日只閉到晚。他家奶媽，久已打發去了。你聽了什麼信，可對我說，我等小哥出來，傳進去吧。」夏不求道：「論理報喜不報憂，只恁般關門閉戶，外面便有天大的事，他家怎麼曉得？如今只得說下：我方才奉了新家主的使命，打從府前經過，因聽見有人說，孫本半路受了感冒風寒，扎掙不來，竟已病死。我因人死冤消，故此報個信兒，使她家做些好事也好。」那老兒聽了吃驚道：「這信可真麼？」夏不求道：「終不成我來報死信，圖他什麼？」那老兒見說是真，邊叫：「可憐！可憐！怎天公也沒道理，害人的不死，偏死好人！」夏不求便冷笑了一笑，依舊搖擺走去。

這宋阿公見他去遠，遂等不得小哥開門，即走過來，用手在門上敲了幾聲。小哥開出門來，宋阿公走入，將門掩上，同著小哥

走入堂中，對他說道：「你去對母親說，我宋老漢非呼喚不敢登堂，因聞了你父親的信，特地走來。」小哥聽了，連忙走進去，對母親說知。許蕙娘忽聽見丈夫有信，不勝歡喜，忙走出立在屏後，先謝了宋阿公早晚看觀的話。「小兒傳阿公言語進來，說夫君有信，只不知在何處得來？敢求賜覽。」宋阿公便作慘容，歎息道：「孫節級在日，為友俠義，出入衙門，不知在手中行了多多少少方便的事。誰知到他自己，反被人害，始信『皇天不佑善人』！老漢今日之來，實是聞得孫節級病死途中，不得不來報知。」許蕙娘忽聽見丈夫病死途中，便失聲大哭起來，道：「誰信當時成永別，今朝母子倚誰人！」便高哭一回，低哭一回，又恨罵「黑兒天殺的」一回，直哭得許蕙娘心傷淚出俱成血，腸斷思君不見君。那小哥忽見母親痛哭，忙來扯著衣袖，也是哭泣。一時母子哭做一堆，宋阿公也只拭淚。許蕙娘哭了多時，忽停了哭，攜著小哥走出一步，問道：「夫君不幸，未亡人欲死不能。但凶信無憑。亦不敢驟然掛白。請問阿公：此信得於道路，還是出之誰口。」宋阿公遂將黑兒得之府前道路，細細述出。許蕙娘聽了，想了一想，便放下愁顏道：「這惡奴與我家為難，一死以快其心，焉肯走來報信？吾疑此信是假，使我母子驚惶欲死，不知將來又作何狀。這且不消慮他。如今只得要煩阿公出去，細細為我母子訪一確信來，若果道路同言，便無疑了。」

宋阿公應允，即便辭出，去到府前細細打聽，直打聽到晚，來回覆許蕙娘道：「老漢去訪問了一日，眾口皆同：孫節級不在世上久了。」許蕙娘又哭了一場，因對宋阿公說道：「凶信已的，明日必要料理招魂設座，家中欠缺，只得收拾衣資，煩阿公去典貸得幾貫錢鈔使用。」宋阿公應允自回。

許蕙娘母子只悲苦了一夜。次早起來，即收拾了幾件首飾衣服，央宋阿公去當了錢鈔，又央請兩位老僧人來，宋阿公打發婆子過來灶下料理，許蕙娘母子一時掛白，兩個僧人在堂中誦經超薦；超薦完，便領著小哥出門，拿出旌幡，穿走了幾條街巷，將孫本的陰魂招引來家，此時已是點燈時候，在堂中左道設下一張小桌，寫了一紙牌位，擺上祭禮。諸色停當，許蕙娘領著小哥出堂，到靈前拜伏在地，踴呼號。兩個僧人，齊搖鈴杵，念著許多超生極樂世界。

正然念的熱鬧，哭的哀慘，忽聽得門外一片鸞笙象管，爆竹流星，燈籠火把直照入堂中，吹打進來。許蕙娘見了，吃了一驚，正不知為甚緣故，連忙收淚，立起身來，攜了小哥，向外說道：「我是寡婦人家，正在悲苦，想是列位錯認了門戶，誤到我家，快著出去！」這些人走入堂來，只叫「不錯，不錯。」卻走出一個披紅的，歪戴著一頂矮巾，簪了幾枝花朵，是個待詔。朝著許蕙娘低首躬身，念出許多迎請新人的詩賦句來。許蕙娘還認作是他錯認，極力分辯，當不得吹鼓手吹吹打打，一句也沒人聽見，霎時眾人擠滿了一堂，鑽出兩個媒婆來，向著許蕙娘，笑嘻嘻的走近身來。這許蕙娘見光景詫異，便抱了小哥，撤身往後躲入，才跨入房間，早是兩個媒婆也擠了進來，許蕙娘放下小哥，便變下臉來道：「你與人家做媒，怎不問個明白？卻引人混到我寡婦人家！今又闖進房，是何道理？」那兩媒婆忙笑嘻嘻說道：「娘子是聰明人，難道不能鑒貌辨色？我們豈是無故入人家之理！今我二人，奉著一個家私千萬，目今助了官家一項輸納金人餉銀，欽賜冠帶，城中大小官員，無不往來，廣陵鹽灶有千百餘處，移計整百；一應錢財，堆積如山，今年二十五歲整，只少個當家美貌有才的娘子；他今住城中蟹殼巷，東京馳名的財主員外，姓董，名索，大號敬泉，不知他在那裡看見了娘子花容，又不知在那裡打聽得娘子性慧賢淑，善能治家，便眠思夢想，要娶娘子。一羈有孫官人在，不便就娶；今打聽得孫官人已故，曉得娘子青春，再沒有守他的道理。故此今夜乘著熱衷，又是吉日良時，著我二人帶了樂從，一應起火花爆，俱是他相與的官員送賀他的。員外說：『娘子一身，便送了聘禮來，也是隨身帶去；進門便是財主娘子，故此不用虛文。』只求娘子早登花轎，莫使員外在家等久。」許蕙娘聽了，直氣惱得眉睜目豎。向著兩媒婆劈臉大啐，罵道：「你這兩個老潑賤，不要錯認了人！許蕙娘是達理有志氣的，曉得忠臣不事二君，烈婦何曾二夫！我丈夫只為惡奴、董賊排陷，屈死他鄉。恨不即赴九泉相聚，只因孤兒無托，故堅忍偷生，以待長成，手刃此二賊。怎敢倚強，又來逼奪！京城中有這等惡人，若不退出，和你扭到殿廷，官家也不叫民間敗節！」說罷，便用手推趕。兩個媒婆只不肯出房，將勢力來說。許蕙娘只氣得沒法。

此時眾人俱擠到房門外來。聽了許蕙娘這般發作，有的暗暗稱贊；有的受了董敬泉、夏不來的計，便高聲說道：「虧你兩個做老了媒婆！今夜來是搶抬親事。可知沒腳蟹，誰敢管閒？便就管閒，員外可是怕事的？還不動手，等待何時！」兩個媒婆便要來用強攙扶，許蕙娘一手搪開，口中喝罵，卻一眼看入針指筐中的鐵剪，即搶在手。說是遲，那時快，只幾剪將一窩青絲細發紛紛剪斷，復往臉上戳了幾窟窿，又向咽喉亂戳。兩個媒婆俱嚇得大驚失色，一齊沒命的用手奪住，許蕙娘一時疼痛昏迷，哭跌在地。這是許蕙娘守節，剪髮毀容。眾人見了，盡皆跌足歎息道：「好個貞烈婦！如今這個模樣，抬去也是枉然。」遂一齊走出堂來，不期這夏不求在路口打聽，一時得信，忙趕入來道：「只要不傷性命，斷髮自長，面毀能醫，趁她昏迷不省，撮攙入轎，到家調養勸解，自然肯與員外成親。」眾人一齊入去，兩個媒婆各將許蕙娘攔腰抱出房來。小哥只是哭跳，眾人那裡管他，便一齊用力，直撮攙出堂，推入轎中，關鎖轎門，轎人前後起肩，一時鼓樂喧鬧，俱退出大門外來。

許蕙娘才回過氣來，只在轎中跳哭尋死。正抬出外街頭，忽見前面一片聲嚷亂。只因這一嚷亂，有分教：  
三生石上無緣分，少婦崎嶇遠奔親。